

来  
爱你  
上

跨  
过  
千  
年

LIUJIAO QIANNIAN  
LAVANI

全新修订版


秋夜雨寒  
/作品

QIUYEYUHAN

跨越千年的时空距离，  
只为赴这一场缘定三生的誓约。

千万点击经典系列  
“三生三世”第一部

小说阅读网  
人气女皇 | 秋夜雨寒 | 最动人的  
盛世情缘

 中国言实出版社

KUAGUO QIANNIAN  
LAIANI

# 跨过千年

# 来爱你

上

秋夜雨寒  
/作品  
QIUYEYUHAN



 中国言实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如是穿越·注定/001

第二章

代嫁出阁·淡然/009

第三章

男装救妹·果敢/021

第四章

情迷白敏·有趣/037

第五章

不伦端倪·伏祸/051

第六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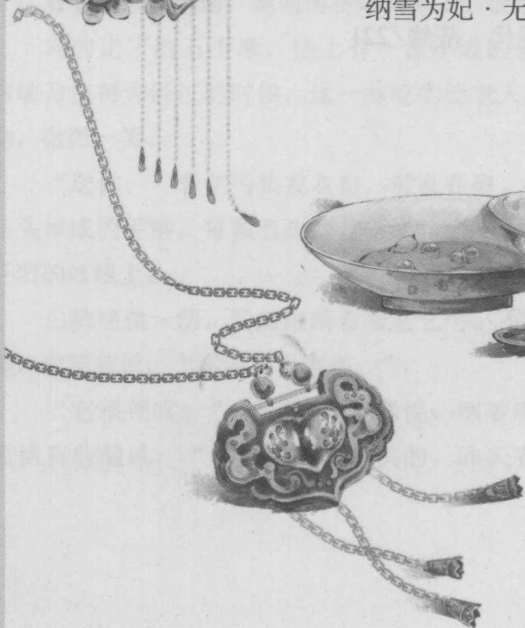
司马强归·心机/060

第七章

心意初现·懵懂/068

第八章

纳雪为妃·无奈/077





目  
录

第九章

亲人噩耗·断肠/097

第十章

因痛生病·误会/106

第十一章

雅丽争宠·狡猾/119

第十二章

司马明朗·心动/133

第十三章

月娇之死·愤怒/167

第十四章

小五报仇·杀机/184

第十五章

宫中心计·致祸/205

第十六章

重回现代·茫然/221





## 第一章 如是穿越·注定

如同往常，下班后，白敏沿着路边的人行道慢慢走着回家，心情不好不坏。

已经二十七岁的她，很普通地活着，已经经历过很多次相亲。哥哥的儿子已经会追着她喊姑姑了，在大洋彼岸的姐姐也已为她添了一个黄头发黑眼睛卡通娃娃般漂亮的混血外甥女，她却仍未嫁为人妻。

幸亏父母在美国照料姐姐，否则，她不会有如此清静的日子可过。

哥哥做生意常年在外，嫂嫂大多数时间都带着侄儿住在娘家。白敏走进那家自己常去的小饭店，在空位上坐下，点一份她爱吃的小菜，要碗米饭安静地吃着。

窗外有风吹过，刮起几片树叶，秋雨静静飘落。

看着窗外的细雨，她匆匆将还剩很多的饭菜打包，撑开伞离开。

向前走了约五十米，地上有一位年迈的乞丐，他在这里已经半年多了。白敏习惯每天经过的时候，送一些吃的给老人。她走到乞丐面前，轻轻放下食物，微微一笑。

“送你。”老乞丐头发灰白，散乱在肩。他粗糙的手里举着一串由黑色小石头串成的手链，每颗石头都是玉米粒大小，极不规则，穿在一根细细的有些泛旧的红线上。

白敏略微一愣，睁着眼睛看着老乞丐。不过只短短一瞬，她就伸手接过手链，微笑着说：“谢谢，很漂亮。”

“它很便宜。”老乞丐一脸喜悦，咧着嘴说。他的牙已经掉了好几颗，说话有些漏风，“不是捡的，是买的，昨天有个人在这儿摆摊，我就买了来



送给你。”

白敏再笑笑，将手链戴到左手手腕上。

这儿常有摆地摊的，都是些批发市场进的便宜货，但老人有这份心就很让她感动。

一直到深夜，秋雨一直静静地下。空气微凉，透出些许寂寥的味道……

睁开眼，一股淡淡的香气袭来，耳边仍有雨声，风似乎半真半假，纱幔轻摇，视线朦胧。

一夜好眠。或许因为睡得太久，白敏觉得浑身酸痛，头也昏昏沉沉的，难道昨天晚上睡觉时忘记关窗，吹到风，感冒了？

“小姐，您醒了？”有个细细柔柔的声音在她耳畔响起，语气中是掩饰不住的喜悦。

小姐？！

白敏循声看去，脑子里瞬间一片空白。

床前站着一个小姑娘，穿着一件淡翠绿的裙子，梳着两个小髻，面容清秀温柔，和古装电视剧中的小丫鬟形象如出一辙。

白敏两眼直直地盯着床前的小姑娘，不知该说什么才好，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许久，她才一字一字地问：“你是谁？”

小姑娘一脸的惊讶，睁大双眼，声音颤颤地说：“小姐，您不要吓唬奴婢，奴婢是春柳呀，奴婢是您的贴身丫头春柳呀！”

春柳？奴婢？贴身丫头？

白敏一头雾水，这是哪跟哪呀！

她看着春柳，努力微笑一下，说：“春柳是吧？对不起，我好像是在梦里，如果你确定认识我，那我只能说我什么也不记得了。你能告诉我，我是谁吗？”

春柳很认真地点了点头，然后很喜悦地说：“小姐，您生了一场大病，昏睡了三天三夜，您能醒来真是太好了。曹太医说，您醒来后会有些不适应，慢慢就会好的。奴婢先去给您倒杯水。”

正说着，从外面又进来一个丫头模样的小姑娘，和春柳年纪相仿，但生得更艳丽些，珠圆玉润的，声音也更柔媚响亮些：“春柳，小姐醒了吗？”

“刚醒过来。”春柳略带责备地说，“春桃，你小声些，小姐刚醒过来，

小心惊着她。”

“我去告诉老爷和夫人。”春桃一阵风似的走了，临走时隐约抛下一句，“也就你把她当个小姐看，伺候她，真是浪费我春桃的工夫！”

白敏瞪了一下眼睛，这个春桃怎么如此胆大？她看向春柳，只见春柳一脸不安，端着茶杯，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春桃她，她，一定不是有意的，小姐，您不要在意，不是只有奴婢把您当小姐，您原本就是慕容府的小姐。”

“没事。”白敏摇了摇头，“春柳，告诉我，这是哪里？我又是谁？我因为什么生病？还有，先把水给我，我口渴了。”

春柳立刻上前扶起白敏，让她靠在床头。白敏就着春柳的手喝了点水，发觉自己穿的不是自己常穿的小碎花棉布睡衣，而是丝绸的衣衫，袖口还有精致的兰花刺绣，白敏愣了一下，说：“春柳，你把镜子拿来。”

春柳一边取来镜子一边说：“小姐，这里是慕容府，您是这儿的三小姐。因小姐生在秋天，所以老爷给小姐取了个枫字。小姐之前还有两位公子、两位小姐，您之后还有一位小姐。老爷是当朝宰相，府里的大小姐前年嫁给了太子爷，二小姐也在去年嫁给了吴蒙大将军。小姐也许……”

白敏看着镜中的女子，一个也许是千年之前的古代女子——慕容枫。发如瀑，肤胜雪，眉清目秀，气质高贵典雅。虽不完全是自己的容貌，但细看之下还隐约有她的模样，只是镜中的女子更美丽些。

“我是不是也许了人家？”白敏见春柳不再说下去，侧头问道。

春柳难过地点了点头：“小姐您今年已经十六岁，已是待嫁的年龄。是太后娘娘亲自下的旨，让老爷将府中尚未婚配的两位小姐中的一位嫁给四皇子。老爷和夫人说四小姐年纪尚小，就只能让三小姐您嫁过去了。”

白敏想了想，说：“是不是这位四皇子很不好？我生病是不是也与此有关？”

“唉。”春柳微微叹了口气，“小姐不肯嫁，老爷就罚小姐跪在外面，谁知竟下了一夜大雨，小姐淋了雨后昏迷了三天三夜。多亏太子妃知道后特意让宫中的曹太医过来瞧病，万幸救回了小姐。”

“那四皇子如何不堪？”

春柳半天不语，好久之后才说：“奴婢也不知，只是听人说，这位四皇子人生得英俊，但极是好色而且无情。奴婢还听说，他与太子爷的关系不太好，老爷是太子爷的老师，大小姐又嫁给了太子爷，想来老爷与这位四皇子的关系



也不会太好。”春柳犹豫了一下说，“小姐，奴婢也不是有意偷听，只是那日偶尔听老爷和夫人闲聊说了几句，好像是这个意思。”

白敏点了点头，听得外面有脚步声传来。接着门就被推开，有几个人陆续走了进来。

又是那个春桃，她携着一股凉风来到床前，高声说：“小姐，老爷和夫人来了。”

白敏眉头一皱，她莫名其妙出现在这个地方，莫名其妙变成了慕容枫。现在看春桃双眉一挑，杏眼中藏满不屑，心头便不由得涌起几分厌恶，脱口说：“我看得见，不必你如此大呼小叫，远远站开了，我刚刚醒来，禁不住你携来的凉气。”

此话一出，不仅春桃吓了一跳，春柳和刚进来的几个人也是一愣，这素日软弱少言的三小姐何时如此厉害了？！春桃悻悻地走到一边，偷偷瞧了一眼床上的白敏，难道这病好了之后脾气也长了吗？真不像平日的三小姐，言语间也冷冷的，让人听了心中生出几许怯意。

“枫儿，”慕容夫人看着女儿，缓声说，“春桃说你醒了，娘真高兴，你觉得如何？要不要再请曹太医过来瞧瞧。”

白敏看着面前的华服女子，年纪尚不足四十，眼底眉梢仍有妩媚之意，看着仍很是动人。“醒是醒了，只是我记不得旧事了。”她淡淡地说。

被匆匆请来的曹太医看着躺在床上的少女，一番诊断后摇了摇头，斟酌了一会儿，才慢慢地说：“令千金贵体已无大碍，至于不记得以前的事情，想必是因为大病初愈的缘故，想来再休息一些日子就会好的。”

慕容夫人轻轻皱了皱眉，陪着曹太医从房里走出来，语气含忧：“可是离她与四皇子的婚期只剩三天了，皇命难违，该如何是好？”

“太子妃也正担忧此事，所以命老臣前来为三小姐诊治，得知三小姐已无大碍，太子妃非常高兴。三小姐拒婚的事断不能被太后娘娘、皇后娘娘和四皇子知晓，否则就是欺君大罪，要株连九族的。如果婚前三小姐还是想不起来旧事，也就只好麻烦老爷和夫人细细与她说明，说不定也是好事，或许她就不会再对自己与四皇子的婚事如此抵触了。”曹太医不觉沉吟了，随即忙接着说，“就三小姐目前的情形看，她只是身体还有些虚弱，别的已经无妨，再好好休息两三日应该就可以成亲。在下还要马上赶回去，太子妃还等着在下的消息。”



送走曹太医，慕容夫人回到房内。

白敏早已经重新躺下闭上双眼休息。既然已经如此，管它是梦还是别的，走一步看一步吧。

慕容夫人看着床上合着双眼鼻息平稳的女儿，停了一会儿，走开些，对站在旁边的春柳轻声却严厉地说：“春柳，这两日你要仔细照顾小姐，寸步不离，如果再出什么差错，定不饶你！小姐要是问起什么，你一定要细细说给她听，只是绝对不准提与四皇子有关的事，尤其是那些传闻。再有三天她就要嫁给四皇子，千万不能再出任何差错。否则，整个慕容府也担待不起。老爷，我们先回房吧。”

自始至终，慕容老爷未发一语，只是紧皱双眉盯着躺在床上的女儿，听到夫人喊他离开，才硬邦邦地说道：“你给我仔细听好，慕容枫。既然你生在了慕容家，就由不得你自作主张。这人，你是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三日后你必须出现在四皇子府上！否则，全府上上下下几百口人都得随你命赴黄泉！”说完，他扭身就走。

“不就是嫁人吗？”白敏睁开眼，静静地看着气恼的中年男子，不带任何感情地慢慢说，“我嫁不就成了。只是，在我离府前，除了春柳，任何人都请不要再来打搅我。否则，如果我一时糊涂生出意外来，捎上府上几百号人，实在罪过。现在，春柳，送老爷和夫人离开，我刚刚醒来，实在不方便与人攀谈。”

“你——”慕容老爷差点被一口气憋死，扭头看着白敏。


白敏两眼一闭，一副安睡状态，再不开口。

慕容夫人轻扯丈夫的衣袖，轻声说：“老爷，且让她闹去吧。毕竟是亲生骨肉，虽不如其他几个孩子讨人喜欢，却也真舍不得送她去那地方。你也晓得，四……”她轻轻叹口气，没再说下去，拉着丈夫离开了。临走回头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女儿，暗自思忖：难道生了这场病，真让素来懦弱的三女儿换了一个人吗？

除了春柳，其他人也都悄然离开，只留下窗外的秋雨一声一声似真似幻。

白敏只有不到三天的时间来适应目前的身份，然后就得嫁人。她实在不明白到底发了什么事，让她一个现代人来到这个莫名其妙的地方。

这是一个在她历史课本里根本没有被提起过的王朝——大兴王朝，也不知



道离她生存的时代有多少年之遥。

她记忆的失去是被宫中御医确诊过的。曹太医说她只要休息几天就可以恢复，所以她要趁此机会从春柳口中了解慕容枫的一切。

其实这是一个没有什么故事的女子。

慕容枫，十六岁，是这个朝代女子嫁为人妻的年龄。还好，这个朝代还没有糊涂到让女子十三四岁就嫁人，十六岁，放在现代，也就是早恋的年龄，她尚可接受。

她是慕容府的三小姐，自幼由慕容夫人的母亲，也就是她的外婆养大。后来外婆去世后被接回府里，却因性格懦弱，沉默少言，一直不太得父母的欢心。春柳是自幼带着的丫头，春桃则是回到府上后慕容夫人为她配的丫头。

至于她的父亲慕容青良，是当朝的宰相，也是太子的启蒙老师，与太子关系情同父子。其母，也就是慕容夫人邱婉月，也是系出名门。两位慕容公子也已经分别娶妻，大公子慕容桦，娶的是当今皇上的亲侄女；二公子慕容珉也刚刚与本朝首富的小女儿喜结连理；慕容家的大小姐慕容芊嫁给了太子为妃；二小姐慕容瑜则嫁给了手握兵权的吴蒙大将军。至于年纪最小的慕容雪，早已以绝美的容貌名震天下，前来提亲的年轻俊才简直是踏平了慕容府的门槛。

唯独这个慕容枫，几乎就是个不存在的人。

其实，原本太后娘娘和皇后娘娘为四皇子选中的是尚不足十六岁的四小姐慕容雪，可慕容青良不舍得自己最疼爱的幼女嫁给朝中名声最为狼藉的四皇子，便以幼女尚且年幼为由，将人选定为他最不在意的三女儿慕容枫。

没想到慕容枫竟因此生平第一次违抗父母之意，长跪堂前求父母不要将她嫁给四皇子，却正遇连夜秋雨正浓，一夜冷雨淋下来落得个三日三夜的昏迷，最后也未能改变必须出嫁的事实。

至于四皇子，复姓司马，单字一个锐字，是皇后娘娘的次子，与太子司马哲一母同胞，性情却截然不同，太子为人公正平和，这四皇子却放荡不羁，都说他好色而无情，身边从不缺女人，却从未专情于任何一人。

至于为何太后娘娘、皇后娘娘要为次子选择慕容家的姑娘，大家猜测是因为慕容家的四小姐慕容雪容貌出众名闻天下的缘故，但为什么又答应退而求其次，选择三小姐慕容枫，也许是因为太子妃慕容芊从中斡旋的缘故。但到底是为何，却无人真正知晓。

白敏从春柳口中知道了这些，她也见到了慕容雪。

虽然她说过不许任何人探望她，但还是不能阻止慕容雪来看她。大家对慕容府天仙一般的四小姐好像根本没有抵抗力，所以慕容雪完全没有被阻挡，直接来到了白敏的面前。

慕容雪确实非常美丽，美得让人惊叹。可白敏也只是心中赞了一声“果然貌美如花”就罢了。她觉得慕容雪美得太过于精致完美，反而没了特色，就如玉雕的花，再似真花，也欠缺生命的质感，美到无有缺点，反而失了味道。慕容雪确实是美，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间，确实可以倾国倾城，只是这一切与她白敏何干？

“三姐。”慕容雪的声音也娇柔动听，轻轻唤她，宛如天籁。

白敏轻轻叹口气，她可没心情招呼这个慕容枫的亲妹妹，懒懒地说了句：“春柳，我要歇了，代我送四小姐回去。”

“三姐。”慕容雪再唤一声，“我想和姐姐说会儿话。”

白敏回眸一笑：“我后日清晨就要离府，此时当真是没有心情与人攀谈，你还是回吧。”看一眼春柳，淡淡地说，“送客。”说完转身就走。

慕容雪看着她离开，觉得有些许陌生，面前的人全不似往日的三姐。母亲告诉她三姐是替她进宫嫁给四皇子的，她觉得心有愧疚意，特意前来探望。母亲也告诉过她，三姐病好了后，性情变化很大，她却没想到竟变得如此冷淡，就连眉眼间都只是淡淡的漠然，不亲不疏。

相比较而言，白敏觉得自己还是比较喜欢与她合二为一的没有故事的慕容枫。如果是天意，或许她可以让这个慕容枫活得更洒脱，毕竟她的魂魄借了人家的身体。她记得她还是白敏的时候看过的书上都说，一入宫门深似海，伴君如伴虎，也看了许多电视剧中皇宫生活的尔虞我诈，如今轮到她，到真要瞧瞧是如何的心惊胆战。

如果真如春柳所言，慕容枫的父母是牺牲了这个他们并不看重的女儿一生的幸福来成全他们另外一个女儿，那么生分了也是自然的。虽然魂魄是她白敏的，但她却不能完全排斥慕容枫的某些东西，她觉得她只是替慕容枫说出心里的话而已。

慕容枫必是个相当聪慧的女子，白敏看过她的女红，看过她的字画，不张扬却风格清朗，想必是个兰心慧质的女子。毕竟邱老夫人也是个大家闺秀，对养在身边的这个外孙女也是用心管教的。

只是慕容枫不善言词，性格木讷，处事懦弱，想必与她自幼便寄人篱下有



关。邱老夫人家中也有与她年龄相近的孙子孙女，春柳说他们常常会偷着欺负她，而她无处哭诉，也就只得忍了，所以养成了凡事忍让、不与人争的性格。

出嫁前这两日，白敏让春柳闭门谢客，除了慕容雪，再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跨入她的闺房半步。自从见慕容枫不冷不热地送走四小姐后，春柳就再也没敢让任何人出现在白敏的面前，包括老爷和夫人。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 第二章 代嫁出阁·淡然

慕容府早就为慕容枫准备了丰厚的嫁妆，一则是为了面子，二则是因为对这个女儿多少有些愧疚之意，三则是不得不如此大张旗鼓。

一直没有人知道慕容府三小姐因为不愿嫁给四皇子而长跪拒婚的事，城中百姓只知道慕容府又有一位姑娘出嫁，而且也是嫁给一位皇子，虽然这位皇子名声不好，但对平常百姓来说，能够嫁给皇亲国戚，简直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事。

任由喜娘为自己打扮，白敏两眼不睁，面色平静如水，看不出喜悲，耳边只听得喜乐声声，锣鼓震天，人声鼎沸。

慕容夫人让春柳、春桃随她一同进宫，至于留或不留她们则由她决定。

坐在花轿中的她昏昏欲睡，摇啊摇，很有规律。没想到从慕容府到皇宫竟然有如此远的距离。一路上她懒得看四周，喜帕遮着她被脂粉修饰过的脸，她靠在花轿内打盹。喜服红得让她眼晕，凤冠压得她太阳穴隐隐作痛。

终于到了，她晕晕乎乎地被人搀下轿，按冗长的仪式一步一步进行着，她形同木偶，任人摆布，只想着马上找个地方休息，喝口水，吃点东西，她实在是又累又渴又饿，早知如此，上轿的时候真应该让春柳为她准备点吃的藏在身上。

新郎伸过了手，那只手白净修长，指甲也干干净净。

但白敏却感到一种不加掩饰的冷漠和拒绝，连红艳艳的喜服也压不住这种排斥。她机械地将手搭在对方的手上，感觉就像放在了冰块上一般，那一刻她竟突然间有些清醒，仿佛从头顶凉到脚尖一般。

不用问，白敏也知道，这位四皇子对慕容枫根本就不欢迎，这样也好，你无情，我无意，刚刚好可以落得个各安本分。

好不容易完成所有的仪式，白敏被人搀进新房。坐在床边，她长出一口



气，刚要掀起喜帕，听得春柳在一边着急地提醒：“小姐，您不可以自己取下喜帕，要等新郎官为您取下才成。您要是破了规矩，四皇子一定会大怒的。奴婢看他不是个和气的人，和太子一点也不像。”

白敏叹了口气，只得忍了。已经这样了，如果真出什么差错，害得慕容府几百口人为自己陪葬，她还真是不忍。这位四皇子对慕容枫全无情意，如果真是个无情无意的家伙，以他贵为当朝四皇子的身份，难免不做出让她为难的事来。

这一等就等到天黑，四皇子才醉醺醺地归来，一身的酒气，脚步踉跄。

一进门，他就完全无视白敏的存在，嬉皮笑脸地与春桃调起情来，听他言语间，好像曾经去过慕容府，见过春桃。

白敏初时尚且忍着，可她实在是又渴又饿，又累又乏，耳听得四皇子言语轻佻，喜帕下方可见他们二人好像还搂搂抱抱，白敏觉得火气就呛在嗓子眼，呼之欲出。

“四皇子是吧？”白敏觉得自己说话的声音都有些隐约的嘶哑之意，幸好还压得住，没必要和一个古人生气，就权当是后人忘记前人过吧，“能不能麻烦您先帮我把喜帕取下来，再和春桃姑娘卿卿我我？”

司马锐吓了一跳，白敏的声音出现的非常突然，他进来的时候确实没把坐在那里的白敏当成一回事。他原本要娶的是慕容雪，却没想到慕容青良那个家伙竟然让他兄长司马哲亲自出面斡旋，说服了皇祖母和母后，给他换成了慕容枫那个木头疙瘩。

其实他并没有打算结婚，只不过是随兄长去慕容府玩的时候见了慕容雪一面，一时间惊为天人，皇祖母和母后一直催他成亲，他说行，那我就娶慕容雪吧。没承想，最后给他送来的却是慕容枫。那日他在府中也见过慕容枫，和慕容雪一比，简直是丑丫头一个，木木的，全无趣味。

司马锐一笑，冷冷地说：“臭丫头，我司马锐生平最讨厌被人摆布，你家那个老家伙竟然给我偷梁换柱，把美人换成木头，我不找他麻烦已是极大恩赐，你竟然敢出口让我为你揭喜帕，信不信我这就以一个以下犯上的罪名治了你全家！”

“我信。”白敏懒洋洋地说，治了慕容全家与她何干，况且也不是她想嫁。看来这位四皇子想娶的是慕容雪，没想到最后阴差阳错娶了慕容枫，“这样更好，你喜欢慕容雪，也非我白……慕容枫想嫁你为妻，不过是父母之命，我违拗不得。既然你无情，我无意，大家还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好。我只是想请

你以万金之躯动一下尊贵的手帮我把喜帕取下来，你自可以拥春桃入怀，如何逍遥随您。我只想取下喜帕摘下凤冠，好让我脑袋轻松一下，能够喝口水吃点东西。你是酒足饭饱，有力气和我发火，我却是又累又饿，如果再这样下去，怕是就不用您定我的罪，我也已经名垂史册了。”

春柳瞪大双眼。春桃也吓得手脚发软，心中害怕，如果被慕容老爷知道她与四皇子调情，怕是杀了她都是轻的。这个要命的三小姐，这一病怎么脾气变得如此大，竟然敢和四皇子讨价还价？

司马锐又是一愣，那日所见的慕容枫几乎没说过一句话，今日怎么如此伶牙俐齿？！

“如果我就是不答应呢？”

白敏叹了口气：“我现在脑袋疼，能不能不问问题？”

司马锐轻轻一抿嘴，转身就走。走到门口，他顿了一下，右手一挥，白敏只觉得眼前一亮，喜帕已经飘落在她的膝上。

“春柳，快点端杯水给我喝，渴死我了。”白敏看也没看消失在门口的四皇子，“算了。春桃，你去给我端杯水。春柳，你快点帮我把手上的凤冠取下来，它怎么这么沉？压得我直头疼。”

春桃大气都没敢喘，急急忙忙去端了杯水来，白敏一口气喝完：“再去倒一杯，看看有没有可以吃的东西，我想应该还有点心吧。多拿些过来，想必你们也饿了，不必拘束，吃喝随意。”

说着，她坐到桌前让春柳帮她取下凤冠。

在镜中看得见她的额头已被压出一道血痕，还透出青色的淤痕。摘下沉沉的凤冠，散下一肩的长发，白敏一连喝下五六杯水，又吃了点点心，然后一头倒在床上睡着了，连身上的喜服都没脱。

临睡前，白敏迷迷糊糊地想：这个大兴王朝，好像挺繁荣发达的，衣饰精美，食物也挺可口。之前她在慕容府住的时候吃过几顿饭，口感既新鲜又营养，今晚的点心也不错。

而司马锐一夜未归。

“小姐，您醒醒，起来梳洗完后，您还得去给太后娘娘和皇后娘娘奉茶请安。”春柳的声音响起时，白敏睡得正香甜。

“嗯。”白敏懒懒地应了一声。

没脱喜服，这一夜睡得真是累，头也隐隐作痛。昨日凤冠的压痕仍清晰可



见，镜中那张脸脂粉未卸，看起来有点奇怪，假假的，满布迷茫之色。

她脱掉衣服，把自己泡进温热的水中，眼皮仍在打架，迷迷糊糊地任由春柳帮她梳洗。

“小姐，穿这件，好吗？”春柳拿了件红色的衣裙问。

白敏眉头一皱：“去挑件颜色浅些的，昨天被这颜色晃晕了眼，就要那件水红色的吧，既喜庆又不让我眼晕。不，把那些首饰拿一边去，我现在头还在痛。看看有没有玉制的簪子，能束住头发就成。嗯，这个不错，简单又不失高贵，就它吧。”

推开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金制发钗，白敏选了一根玉制簪子，通体翠绿，式样简单别致，隐隐透出一股王者之气，越发衬出她的发之黑，肤之洁。

“是不是太简单了，小姐？”春柳有些担忧地说，她觉得白敏打扮得还不如她一个丫头华丽。

“很好。”白敏微微一笑，看了看春柳脸上的担忧之意，接着说，“春柳，这样真的已经很好了。我如何打扮都不可能讨太后、皇后以及四皇子的欢心，毕竟他们属意的是慕容府的四小姐慕容雪，而非我白……慕容枫，倒不如求一个我自在。”

白敏心里想：这已经是第二次差点说出自己原来的名字了，其实名字不过是一个代号，“白敏”也好，“慕容枫”也好，都可以。既是如此，从此刻起，白敏就是慕容枫了，好在这个名字也很好听。

春柳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对镜而视，白敏，不，确切地讲，是一个新的慕容枫，觉得挺满意。镜中的女子，清丽、典雅，极是素净的一张脸，表情淡淡的。

“我们走吧。”慕容枫捋了一下肩头几缕尚带湿意的长发，抬步向室外走去。

“小姐。”春柳迟疑地说，“您要不要等四皇子回来一同去？”

“为何要等他。”慕容枫微微一笑，走到室外的她，阳光下的笑容纯净如水，看得春柳一脸讶然，自从小姐病好后，就如同换了一个人，整个人神清气爽，清丽脱俗。

由四皇子府邸的丫头烟玉带着，软轿左拐右拐，足足一盏茶的工夫，停在了祥福宫外。烟玉领着她进去并跪下。

太后和皇后正在闲聊，太子司马哲和太子妃慕容芊陪在一边。除了慕容芊用眼角扫了一眼跪在地上的慕容枫，其他人好像没有看见她一般。



慕容枫垂首跪在地上，安静得好像并不存在。进来的时候这儿的一位小太监已经轻声宣过：“太后娘娘，皇后娘娘，四皇子妃来祥福宫请安了。”

所以她乐得不吭不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见招拆招。

太后早已经听到小太监的话，但她故作未闻，和皇后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谈，烟玉原本就是她手底下的丫头，特意送去了司马锐那儿，为的就是了解司马锐和慕容枫的情况。今日一早烟玉就让人捎来了话，司马锐，也就是她那个最令她头痛却又最喜爱的孙子，果然一夜未归。

但慕容枫并没哭闹，竟然还一夜安稳睡到天亮？！难道这个慕容枫真是如此迟钝？她知道孙儿原本想要娶的是慕容雪，她曾经见过慕容家的四个姑娘，以慕容雪容貌最为出色，而这个慕容枫最是不起眼。

可，有司马哲和慕容芊前来游说，再加上慕容青良的恳求，一再言说，慕容雪年纪尚小，不能婚配，最后就定下了慕容枫，毕竟也是慕容府的小姐，如果没有那三个比着，慕容枫也是个容貌出众的姑娘，只是可惜太木讷了。

太后心中暗自思忖：如果这个慕容枫真是如此不济，怕是只能再等一年后，让孙儿再将慕容雪娶进门，让她们姐妹二人同侍一夫。

这局面一直持续了有一顿饭的工夫，司马哲看了一眼妻子，见慕容芊面上已有几分不忍之色，地上跪的，毕竟是她一母同胞的亲妹妹，但她又不便出言相助，只得忍着。

慕容芊知道，父亲用三妹替换小妹，确有欺君之嫌。父亲疼爱小妹，不惜牺牲三妹的幸福，以四皇子的行事作风，三妹定是不会有好日子可过，而且只怕小妹将来也脱不了要嫁给四皇子的命运，牺牲三妹只是一时权宜之计。

司马哲低头看了一眼跪在地上安静无语的慕容枫，沉吟一下，轻声咳了一声：“皇祖母、母后。”

太后抬眼看了一眼长孙，司马哲用眼神示意了一下地上跪着的慕容枫，又扫了一眼身边坐着的慕容芊，以提醒皇祖母不要太过分，好歹也得给慕容芊一个面子，不要令她太伤心。

“是枫儿吧？”太后立刻慈祥一笑，好像突然看到了地上跪着的慕容枫，然后假意斥责小太监，“小德子，枫儿来了，你为何不通报？”

小太监一脸惶恐，明知太后是故意的，一时之间竟也不知如何回答。

地上的慕容枫这才抬起头来，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看不出任何不快，声音清柔和缓：“皇祖母，定是小德子公公怕出声惊扰了您和母后的谈心，所以